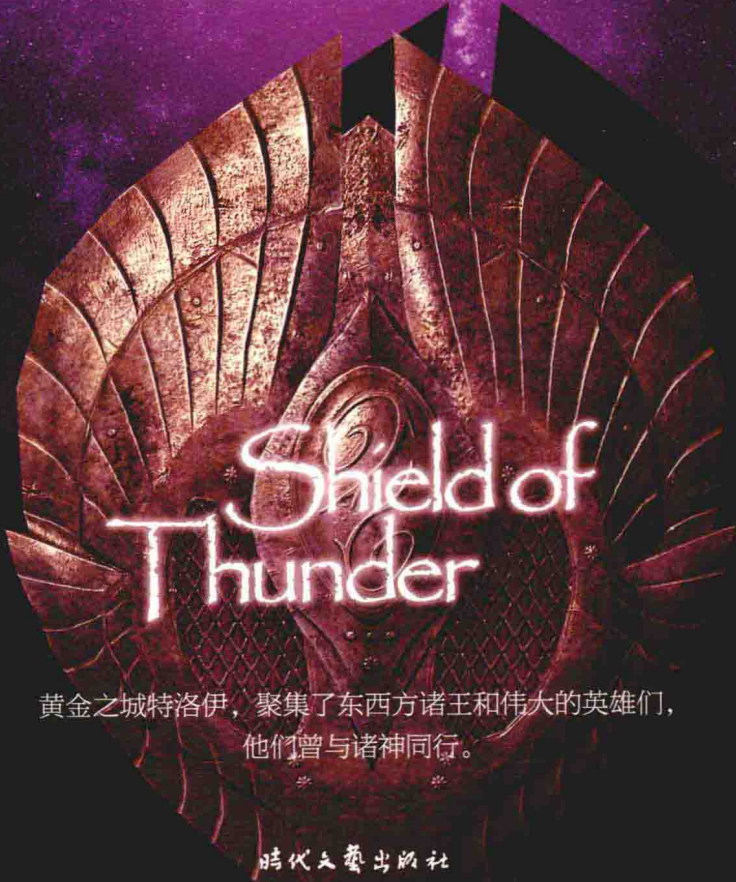


特洛伊 TROY

[英] 大卫·盖梅尔◎著 周沛郁◎译

雷霆之盾



Shield of
Thunder

黄金之城特洛伊，聚集了东西方诸王和伟大的英雄们，
他们曾与诸神同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特洛伊^{II}

雷霆之盾

[英] 大卫·盖梅尔 著
周沛郁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洛伊·雷霆之盾 / (英) 盖梅尔 著; 周沛郁 译.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4.6
书名原文: Troy

ISBN 978-7-5387-4559-7

I. ①特… II. ①盖…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04522号

出品人 石涛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张雁 付娜
责任编辑 付娜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李玉龙



本书封面、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Copyright © 2006 by David Gemmell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 S. 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7-2014-4377号

特洛伊：雷霆之盾

[英] 大卫·盖梅尔 著 周沛郁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 / 880mm × 1230mm 1 / 32 字数 / 360千字 印张 / 14.5

版次 / 2014年9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静候于雷霆之盾下的鹰之子，
将乘暗影之翼，
翱翔过众城门，
直至末日，
诸王陨落之际。

——墨利忒之预言

目 录

| | |
|------------------|-----|
| 序 幕 | 001 |
| 第一部 风起云涌 | 007 |
| 第一章 黑风扬起 | 009 |
| 第二章 阿耳戈利欧斯之剑 | 024 |
| 第三章 劫城者 | 037 |
| 第四章 猪豚之航 | 053 |
| 第五章 王族女祭司 | 067 |
| 第六章 三王会 | 080 |
| 第七章 刺客包围 | 087 |
| 第八章 黄金谎言之王 | 095 |
| 第九章 海上黑马 | 110 |
| 第十章 赫菲斯托斯之锤 | 129 |
| 第十一章 死而复生 | 137 |
| 第二部 特洛伊之敌 | 149 |
| 第十二章 往日阴魂不散 | 151 |
| 第十三章 疗愈之虫 | 164 |
| 第十四章 黑船入海湾 | 180 |
| 第十五章 鹰之子 | 191 |
| 第十六章 国王去世 | 208 |

| | |
|------------------|------------|
| 第十七章 安德洛玛刻的抉择 | 221 |
| 第十八章 卡利亚德斯的忧惧 | 227 |
| 第十九章 给奥德修斯的弓 | 236 |
| 第二十章 特洛伊之敌 | 247 |
| 第二十一章 毒后 | 261 |
| 第二十二章 劫城者 | 269 |
| 第二十三章 群狼聚集 | 280 |
| 第二十四章 英雄倒地 | 297 |
| 第二十五章 祭阿耳忒弥斯的血 | 308 |
| 第三部 色雷斯之战 | 315 |
| 第二十六章 猎犬的背叛 | 317 |
| 第二十七章 悲喜之子 | 334 |
| 第二十八章 特洛伊骑兵队 | 352 |
| 第二十九章 林中孤雏 | 363 |
| 第三十章 未知的神殿 | 384 |
| 第三十一章 无奈的将军 | 401 |
| 第三十二章 卡尔皮亚之役 | 414 |
| 第三十三章 海上亡魂 | 419 |
| 第三十四章 叛徒的大门 | 429 |
| 第三十五章 空中飞骑 | 438 |
| 尾 声 | 455 |

序 幕

一阵寒风吹过白雪覆盖的山峦，从普拉科斯山脚下的忒拜狭窄的街道呼啸而过。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黑云降下冰冷的大雪。那晚没什么人待在街上，连王宫守卫都紧裹着厚羊毛披风，瑟缩地待在大门附近。

王宫里，痛苦的白日延长为剧痛尖叫的夜，恐慌的气氛愈来愈浓。人们沉默忧心地聚集在冰冷的走廊。仆人不时地在骚动中由王后寝宫跑出来，去拿水或干净的布。

午夜将至时，一只猫头鹰突然叫起来，等待的朝臣面面相觑。大家都知道猫头鹰是凶兆。

王后力气用尽，痛苦的尖叫减弱为轻声呻吟。结局即将揭晓，不会有诞生的喜悦，只有死亡与哀悼。

特洛伊大使赫拉克里图斯努力表现出担心不已的样子，但他没见过王后俄勒克特拉，不在乎她的死活，所以装得很辛苦。而他虽然身穿大使的白羊毛袍子和羊皮长披风，还是很冷，双脚已失去知觉。他闭了眼，心里想着这趟旅程将为他赚进的财富，以此试图让自己暖和一些。

他在普拉科斯山脚下的忒拜有两个任务：巩固贸易通道，并献上特洛伊年轻的国王普里阿摩斯的赠礼，让两个相邻城邦建立友好的协议。

特洛伊在普里阿摩斯激励人心的领导下迅速成长，赫拉克里图斯像

许多人一样，日渐富裕。然而，运送许多珍贵的商品，像香水、香料和闪亮金线绣的布匹，都得经过被东方战火蹂躏、土匪逃兵劫掠的土地。罪犯的首领占据隘口，向通过的商队收税。普里阿摩斯的士兵已清理了不少临近特洛伊的通道，不过，在南方雄伟的爱达山的阴影下，统治忒拜的是国王厄厄提翁。赫拉克里图斯奉命游说国王召集更多兵力，讨伐土匪。这个任务成功了。厄厄提翁此时此刻正举兵攻向深山，摧毁土匪的村落，清理贸易通道。万事俱足，赫拉克里图斯祝贺新生儿诞生后，就能起程返回他在特洛伊的府邸。他离开太久了，有不少迫在眉睫的事得处理。

王后昨天晚上开始阵痛，赫拉克里图斯已经指示他的仆人准备第二天早上离开。但已经午夜了，他还在这儿，仍站在寒风吹拂的走廊。不只期盼中的婴儿没降生，赫拉克里图斯还从他周围众人脸上惊惧的表情判断出，悲剧即将降临。他们为她召来医疗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祭司，祭司匆忙进入王后的寝宫，协助早已久候多时、疲惫不堪的三名助产士。下面的庭院里，祭司正以一头牛献祭。

赫拉克里图斯除了站着耐心等待，别无选择。因为离开会被视为不尊重的表现。这实在是麻烦，要是那个倒霉的女人死了，全城都要哀悼，而赫拉克里图斯为了葬礼，就得多等好几天。

这时，他发现一个鹰钩鼻的老妇人瞪着他瞧。他尽量以悲伤的语调严肃地说：“今天真让人心痛。”他没看到她走过来，她就已经拄着雕花拐杖站在那里了。她表情平静，眼神凶狠，脸旁的白发乱糟糟犹如狮鬃。她穿着灰色长袍，胸前以银线绣着猫头鹰。他心想，应该是雅典娜的女祭司吧。

“女孩受女神祝福，不会死。”她说，“不过，要是这些愚蠢之人没有召唤我，王后就要死了。”

这时，一名驼背的瘦祭司从王后的寝宫出来。他看到这个面貌凶恶的女人，颌首为礼，然后说道：“伟大的姊妹，恐怕结局将近了。是臀位生产。”

“还不带我去见她，白痴。”

赫拉克里图斯看着祭司红了脸，但他仍让开身，示意那个女人先行，两人一起进入了王后寝宫。赫拉克里图斯心想，真是固执的老乌鸦。这时，他想起女祭司说的是女孩。那她应该是预言者，或自认能预言。若她说得没错，等待将更折磨人。谁在乎女孩是死是活。他忧郁地想着，即使是男孩，死活也不重要。厄厄提翁已经有两个年轻力壮的儿子了。

夜渐渐过去，赫拉克里图斯和其他约二十人等着不可避免的恸哭声传来，宣告王后之死。然而，破晓时分，却听到新生儿呱呱落地的哭声。哭声充满生命力，疲倦的大使听着，突然感到一股喜悦，心情意外地好了起来。

不久，有人领着赫拉克里图斯以及一班朝臣走进王后的寝宫，向新生儿致意。婴儿被放在床边小床上，王后苍白疲惫，正倚着绣花靠垫休息，下半身盖着一条毯子。床上有很多血迹。赫拉克里图斯和其他人静静地围在旁边，双手在心口前交握，以示敬意。王后没说话，但雅典娜的女祭司用沾着干涸血迹的双手，从小床上举起婴儿。婴儿咯咯地轻哭了一声。

赫拉克里图斯看到孩子头上靠近头顶处有块像血迹的东西，然后才明白那是胎记。胎记几乎呈正圆形，有如盾牌，一道白色的锯齿状图案穿过其中。女祭司说：“如我预言的，是个女孩。她受雅典娜祝福，这就是证明。”她的指头滑过胎记，又说道，“你们都看见了吗？这是雅典娜之盾——雷霆之盾。”

一位朝臣问王后：“殿下，她叫什么名字？”

王后动了动身子，轻声说：“帕勒丝特。”

第二天，赫拉克里图斯带着帕勒丝特公主诞生的新闻和两国达成协议这个更重要的消息，踏上了返回特洛伊的遥远归途。

当厄厄提翁王回城来到他妻子床边时，赫拉克里图斯已经离开了。国王身上仍披着战甲。他在婴儿床前弯身，向床里伸出手，一只小手抓向他的手。国王探出一根手指，婴儿紧紧地抓住了，他不禁大笑。

国王说：“她有男人的力气。就叫她安德洛玛刻吧。”

他妻子说：“我已经帮她取名为帕勒丝特了。”

国王俯下身子亲吻她：“只要众神应允，还会有别的孩子。以后再帕勒丝特这个名字。”

接下来的十九年间，赫拉克里图斯富有而成功。他南下埃及，东至赫梯帝国，西北至色雷斯、色萨利，又向西南至斯巴达游历。与此同时，他的财产愈渐丰厚。两个妻子一共为他生下五男四女，众神赐给他健康的身体。他的钱财和特洛伊的财富一样与日俱增。

时至今日，他的运气却已用尽。一开始，他腰背处感到疼痛，后来疼痛持续增强，不停的干咳即使在夏天温暖的阳光下也纠缠不休。他的肉体残败，自知黑暗之路已近，但仍继续挣扎，想为国王效力。

一天晚上，他奉召至王宫，普里阿摩斯王与王后赫卡柏刚请教完一位预言师。赫拉克里图斯不知那人预言了什么，不过强悍冷酷的王后似乎十分焦虑。

“赫拉克里图斯，你好。”她问候时完全不提他的疾病，毫不关心他的健康状况，“多年前，你到过普拉科斯山脚下的忒拜，说那里有个孩子出世。”

“是的，王后殿下。”

“再说一遍那件事。”

于是，赫拉克里图斯说起婴儿和女祭司的故事。

赫卡柏问道：“你看到了雷霆之盾吗？”

“是的，王后殿下，是红色的圆，中央有道白色闪电。”

“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这问题令这生命将尽的人大感意外。他已经好多年没想起那一天。他揉揉眼睛，似乎又看见了当时冰冷的走廊、长着如狮鬃头发的女祭司与苍白疲惫的王后。接着他想起了那个名字。

“殿下，她叫帕勒丝特。”



第一部

风起云涌



第一章 黑风扬起

伊萨卡王后珀涅罗珀深知梦境的本质，也了解纠缠人生的凶兆与祥兆。因此，她总在纤瘦的肩头围上绣金线的披巾，坐在海边看天空飞过的禽鸟，希望看见祥兆。五只燕子将预示奥德修斯旅程平安；两只天鹅代表财富；老鹰意指胜利——对奥德修斯而言，就是交易得利。但天空空无一物。北方吹来一阵微风，这样的天气正适于航行。

旧的桨帆战船已经修缮完毕，除去藤壶，填好缝隙，准备春季出航，但新木料与一层新漆掩不住船的老旧，海水在船旁忽起忽落，一条条水线泄露了旧船的年纪。

她跟她丈夫说过几千次了：“丑家伙，建一艘新船吧。这艘船太老了，已经破旧不堪了，终有一天会害死你的。”他们争论多年，但她无法动摇他的决定。他生来就不是感情用事的人，他亲切的外表下藏着青铜与兽角般的内心。但她知道，他绝不会换掉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旧船。

珀涅罗珀叹了口气，陷入一阵淡淡的哀伤中。她心想：我正是那艘船，而我的年华已逝。时光荏苒，我添了灰发。然而，除了栗色的发丝褪色，脸上皱纹增加，更明显的是代表青春与多产的月经次数渐减。不久，她的生育年龄将过，奥德修斯将不会有别的儿子。她想起苍白的拉厄耳忒斯与侵蚀他肉体的热病，哀伤加深为悲痛。

海滩上，奥德修斯正气愤地绕着桨帆战船走着，他一脸通红，对他的船员大声吼着挥臂指示。船员们赶忙装载货物。她看着他们时，能感觉到船员间也有一股哀伤。数天前，他们的同伴波耳提欧斯过世了。他们口中的“胖猪”波耳提欧斯是个胖胖的、性格活泼的、受欢迎的年轻人，乘“珀涅罗珀号”航行了许多年。他年轻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四个孩子，黎明时在他们那张陋床上醒来，却发现身边的波耳提欧斯死去了。

“珀涅罗珀号”上有两名船员正拖着一大捆沉甸甸的柴枝，准备用作船舱里货物旁的填塞物。其中一个忽然绊了一跤，松开了手，而另一个和那捆柴栽入了海中。奥德修斯气得骂出粗鲁多变的脏话，转身向妻子打出无奈失望的手势。

珀涅罗珀笑了，她看着他，心情好了起来。准备前往异国之岸时，总是他最开心的时刻。整个春季和夏季，他将漫游大绿海做买卖，讲故事，会会国王、海盗和乞丐。

昨晚她躺在他臂弯时，他对她说：“亲爱的，我会想你的。”她的手指温柔地摸着 he 胸膛上红灰色的胸毛，没有回应。她知道他何时会想她——每逢日暮，一天的危机过去时，他会想起她，有那么一点点思念。

他加了句：“我每天都会想你。”她仍不回答。

“没有你在身边的痛苦，就像我心口不会愈合的匕首刺伤。”

她靠着他的胸膛笑了，也知道他能感觉到她在笑。

他亲昵地说：“女人，别笑我。你太了解我了。”

她在晨曦中的海滩上看着他重重地踩过沙滩，和她的亲族皮洛斯王涅斯托耳说话。两个男人真是天差地别。奥德修斯虎背熊腰，大嗓门，充满活力，如面对活生生的敌人一样面对每一天；涅斯托耳则干瘦驼

背，头发灰白，是海滩一片混乱中的一小块宁静所在。涅斯托耳虽然只比她丈夫年长十岁，却有长者的架势；奥德修斯则像个兴奋的孩子。她很爱他，想到他将面对的旅途与苦难，久违的泪水刺痛了她的眼睛。

他应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的要求被迫去了一趟斯巴达，几天前才由涅斯托耳陪着回到她身边。

那晚，老涅斯托耳坐在大殿上，脚旁躺着他的一只猎犬，手中惬意地拿起一杯酒，说道：“阿伽门农决意报复。斯巴达会晤对他而言是失败了，但他的目标不会因此而更改。”

奥德修斯说：“那人太偏执了。他召集西方诸王商谈结盟与和平事宜，同时却梦想和特洛伊开战——而且唯有我们所有人和他联手，那场仗才能打得成。”

珀涅罗珀听出他声音里的怒意，便问道：“他和特洛伊的恩怨是私怨，怎么会有人加入他呢？”

涅斯托耳摇摇头说：“对迈锡尼王来说，没有私怨这种事。他太妄自尊大了。冒犯阿伽门农，就等于冒犯了全世界。”他又倾身向前说，“谁都知道他被赫利卡昂和叛徒阿耳戈利欧斯阻挠，怒不可遏。”

奥德修斯突然说：“叛徒阿耳戈利欧斯，是吧？说来有趣，一个人是怎么变成叛徒的，不是吗？他是个好战士，一生忠于迈锡尼，却被贬为罪犯，剥夺家产与名誉，驱离祖国。接着他的国王还试图杀害他。而他的背叛之举，是在艰险中为他所爱的女人和他自己的性命一搏。”

涅斯托耳点点头说：“是啊，是啊，兄弟。他是个好战士。你见过他吗？”珀涅罗珀知道他想平息奥德修斯的怒火。有点儿头脑的人，绝不想见到奥德修斯生气。她跟着露出笑靥。

奥德修斯答道：“嗯，他和我一起乘船航向特洛伊。他这人不讨人喜欢，不过要不是他，那些迈锡尼人都会死在普里阿摩斯的王宫里。”